宋史/卷27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七十一 ◄

宋史
卷二百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一

► 卷二百七十三

楊業

楊業，并州太原人。父信，為漢麟州刺史。業幼倜儻任俠，善騎射，好畋獵，所獲倍於人。嘗謂其徒曰：「我他日為將用兵，亦猶用鷹犬逐雉兔爾。」弱冠事劉崇，為保衛指揮使，以驍勇聞。累遷至建雄軍節度使，屢立戰功，所向克捷，國人號為「無敵」。

太宗征太原，素聞其名，嘗購求之。既而孤壘甚危，業勸其主繼元降，以保生聚。繼元既降，帝遣中使召見業，大喜，以為右領軍衛大將軍。師還，授鄭州刺史。帝以業老于邊事，復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，帝密封橐裝，賜予甚厚。會契丹入雁門，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陘而出，由小陘至雁門北口，南向背擊之，契丹大敗。以功遷雲州觀察使，仍判鄭州、代州。自是，契丹望見業旌旗即引去。主將戍邊者多忌之，有潛上謗書斥言其短，帝覽之皆不問，封其奏以付業。

雍熙三年，大兵北征，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為雲、應路行營都部署，命業副之，以西上閤門使、蔚州刺史王侁，軍器庫使、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。諸軍連拔雲、應、寰、朔四州，師次桑乾河，會曹彬之師不利，諸路班師，美等歸代州。

未幾，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，令美等以所部之兵護之。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甯、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隱領眾十餘萬，復陷寰州。業謂美等曰：「今遼兵益盛，不可與戰。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，但領兵出大石路，先遣人密告雲、朔州守將，俟大軍離

代州日，令雲州之眾先出。我師次應州，契丹必來拒，即令朔州民出城，直入石碣谷。遣強弩千人列于谷口，以騎士援于中路，則三州之眾，保萬全矣。」佖沮其議曰：「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。但趨雁門北川中，鼓行而往。」文裕亦贊成之。業曰：「不可，此必敗之勢也。」佖曰：「君侯素號無敵，今見敵逗撓不戰，得非有他志乎？」業曰：「業非避死，蓋時有未利，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。今君責業以不死，當為諸公先。」將行，泣謂美曰：「此行必不利。業，太原降將，分當死。上不殺，寵以連帥，授之兵柄。非縱敵不擊，蓋伺其便，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。今諸君責業以避敵，業當先死於敵。」因指陳家谷口曰：「諸君于此張步兵強弩，為左右翼以援，俟業轉戰至此，即以步兵夾擊救之，不然，無遺類矣。」美即與佖領麾下兵陣于谷口。自寅至巳，佖使人登托邏臺望之，以為契丹敗走，欲爭其功，即領兵離谷口。美不能制，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。俄聞業敗，即麾兵卻走。業力戰，自午至暮，果至谷口。望見無人，即拊膺大慟，再率帳下士力戰，身被數十創，士卒殆盡，業猶手刃數十百人。馬重傷不能進，遂為契丹所擒，其子延玉亦沒焉。業因太息曰：「上遇我厚，期討賊捍邊以報，而反為奸臣所迫，致王師敗績，何面目求活耶！」乃不食，三日死。

帝聞之，痛惜甚，俄下詔曰：「執干戈而衛社稷，聞鼓鼙而思將帥。盡力死敵，立節邁倫，不有追崇，曷彰義烈！故雲州觀察使楊業誠堅金石，氣激風雲。挺隴上之雄才，本山西之茂族。自委戎乘，式資戰功。方提貔虎之師，以效邊陲之用。而群帥敗約，援兵不前。獨以孤軍，陷於沙漠；勁果叅厲，有死不回。求之古人，何以加此！是用特舉徽典，以旌遺忠。魂而有靈，知我深意。可贈太尉、大同軍節度，賜其家布帛千匹、粟千石。大將軍潘美降三官，監軍王佖除名、隸金州，劉文裕除名、隸登州。」

業不知書，忠烈武勇，有智謀。練習攻戰，與士卒同甘苦。代北苦寒，人多服氈罽，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，傍不設火，侍者殆僵仆，而業怡然無寒色。為政簡易，御下有恩，故士卒樂為之用。朔州之敗，麾下尚百餘人，業謂曰：「汝等各有父母妻子，與我俱死，無益也，可走還，報天子。」眾皆感泣不肯去。淄州刺史王貴殺數十人，矢盡遂死，餘亦死，無一生還者。聞者皆流涕。業既沒，朝廷錄其子供奉官延朗為崇儀副使，次子殿直延浦、延訓竝為供奉官，延環、延貴、延彬竝為殿直。

子 延昭

延昭，本名延朗，後改焉。幼沉默寡言，為兒時，多戲為軍陣，業嘗曰：「此兒類我。」每征行，必以從。太平興國中，補供奉官。業攻應、朔，延昭為其軍先鋒，戰朔

州城下，流矢貫臂，鬥益急。以崇儀副使出知景州。時江、淮凶歉，命為江、淮南都巡檢使。改崇儀使、知定遠軍，徙保州緣邊都巡檢使，就加如京使。

咸平二年冬，契丹擾邊，延昭時在遂城。城小無備，契丹攻之甚急，長圍數日。契丹每督戰，眾心危懼，延昭悉集城中丁壯登陴，賦器甲護守。會大寒，汲水灌城上，旦悉為冰，堅滑不可上，契丹遂潰去，獲其鎧仗甚眾。以功拜莫州刺史。時真宗駐大名，傅潛握重兵頓中山。延昭與楊嗣、石普屢請益兵以戰，潛不許。及潛抵罪，召延昭赴行在，屢得對，訪以邊要。帝甚悅，指示諸王曰：「延昭父業為前朝名將，延昭治兵護塞有父風，深可嘉也。」厚賜，遣還。是冬，契丹南侵，延昭伏銳兵於羊山西，自北掩擊，且戰且退。及山西，伏發，契丹眾大敗，獲其將，函首以獻。進本州團練使，與保州楊嗣並命。帝謂宰相曰：「嗣及延昭，並出疏外，以忠勇自效。朝中忌嫉者眾，朕力為保庇，以及於此。」五年，契丹侵保州，延昭與嗣提兵援之，未成列，為契丹所襲，軍士多喪失。命李繼宣、王汀代還，將治其罪。帝曰：「嗣輩素以勇聞，將收其後效。」即宥之。六年夏，契丹復侵望都，繼宣逗遛不進，坐削秩，復用延昭為都巡檢使。時講防秋之策，詔嗣及延昭條上利害，又徙甯邊軍部署。

景德元年，詔益延昭兵滿萬人，如契丹騎入寇，則屯靜安軍之東。令莫州部署石普屯馬村西以護屯田。斷黑盧口、萬年橋敵騎奔沖之路，仍會諸路兵掎角追襲，令魏能、張凝、田敏奇兵牽制之。時王超為都部署，聽不隸屬。延昭上言：「契丹頓澶淵，去北境千里，人馬俱乏，雖眾易敗，凡有剽掠，率在馬上。願飭諸軍，扼其要路，眾可殲焉，即幽、易數州，可襲而取。」奏入，不報，乃率兵抵遼境，破古城，俘馘甚眾。

及請和，真宗選邊州守臣，御筆錄以示宰相，命延昭知保州兼緣邊都巡檢使。二年，追敘守禦之勞，進本州防禦使，俄徙高陽關副都部署。在屯所九年，延昭不達吏事，軍中牒訴，常遣小校周正治之，頗為正所罔，因緣為奸。帝知之，斥正還營而戒延昭焉。大中祥符七年，卒，年五十七。

延昭智勇善戰，所得奉賜悉犒軍，未嘗問家事。出入騎從如小校，號令嚴明，與士卒同甘苦，遇敵必身先，行陣克捷，推功于下，故人樂為用。在邊防二十餘年，契丹憚之，目為楊六郎。及卒，帝嗟悼之，遣中使護櫬以歸，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。錄其三子官，其常從、門客亦試藝甄敘之。子文廣。

孫 文廣

文廣，字仲容。以班行討賊張海有功，授殿直。范仲淹宣撫陝西，與語奇之，置麾下。從狄青南征，知德順軍，為廣西鈐轄，知宜、邕二州，累遷左藏庫使、帶御器械。治平中，議宿衛將，英宗曰：「文廣，名將後，且有功。」乃擢成州團練使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，遷興州防禦使。秦鳳副都總管韓琦使築籌策城，文廣聲言城噴珠，率眾急趣籌策，比暮至其所，部分已定。遲明，敵騎大至，知不可犯而去，遺書曰：「當白國主，以數萬精騎逐汝。」文廣遣將襲之，斬獲甚眾。或問其故，文廣曰：「先人有奪人之氣。此必爭之地，彼若知而據之，則未可圖也。」詔書褒諭，賜襲衣、帶、馬。知涇州、鎮戎軍，為定州路副都總管，遷步軍都虞候。遼人爭代州地界，文廣獻陣圖並取幽燕策，未報而卒，贈同州觀察使。

附 王貴

王貴者，并州太原人。廣順初，補衛士。宋初，累遷至散員都指揮使、馬步軍都軍頭，領勝州刺史。太平興國二年，出為淄州刺史。受詔從潘美北征，攻沁州，頗立戰功。及從楊業，為遼兵所圍，親射殺數十人，矢盡，張空拳又擊殺數人，遂遇害。年七十三。擢其子文晟供奉官、文昱殿直。

荊罕儒

荊罕儒，冀州信都人。父基，王屋令。罕儒少無賴，與趙鳳、張輦為群盜。晉天福中，相率詣范陽，委質燕王趙延壽，得掌親兵。開運末，延壽從契丹主德光入汴，署罕儒密州刺史。漢初，改山南東道行軍司馬。周廣順初，為率府率，奉朝請，貧不能振。顯德初，世宗戰高平，戮不用命者，因求驍勇士。通事舍人李延傑以罕儒聞，即召赴行在，命為招收都指揮使。會徵太原，命罕儒率步卒三千先入敵境。罕儒令人負束芻徑趨太原城，焚其東門。擢為控鶴弩手、大劍直都指揮使。從平淮南，領光州刺史，改泰州，為下蔡守禦都指揮使兼舒、蘄二州招安巡檢使。四年，泰州初下，真拜刺史兼海陵、鹽城兩監屯田使。明年三月，世宗幸泰州，以罕儒為團練使，賜金帶、銀器、鞍勒馬。六年春，軍吏耆艾詣闕請留，恭帝詔褒之。

建隆初，升鄭州防禦，以罕儒為使，改晉州兵馬鈐轄。罕儒恃勇輕敵，嘗率騎深入晉境，人多閉壁不出，虜獲甚眾。是年冬，復領千餘騎抵汾州城下，焚其草市，案兵以退。夕次京土原，劉鈞遣大將郝貴超領萬餘眾襲罕儒，黎明及之。罕儒遣都監、氈毯副

使閻彥進分兵以禦貴超。罕儒錦袍裹甲據胡床享士，方割羊臂膾以啖，聞彥進小卻，即上馬麾兵徑犯賊鋒。并人攢戈舂之，罕儒猶格鬥，手殺十數人，遂遇害。劉鈞素畏罕儒之勇，常欲生致，及聞其死，求殺罕儒者戮之。太祖痛惜不已，擢其子守勳為西京武德副使。因索京土原之不效命者，黜慈州團練使王繼勳為率府率，閻彥進為殿直，斬其部下龍捷指揮使石進德等二十九人。

罕儒輕財好施。在泰州，有煮海之利，歲入鉅萬，詔聽十收其八，用猶不足。家財入有籍，出不問其數。有供奉官張奉珪使泰州，自言後唐張承業之子。罕儒曰：「我生平聞張特進名，幸而識其子。」厚加禮待，遺錢五十萬，米千斛。

罕儒雖不知書，好禮接儒士。進士趙保雍登科覆落，客遊海陵。罕儒問其所欲，保雍以將歸京師，且言緣江榷務以絲易茗有厚利。罕儒立召主藏奴，令籍藏中絲，得四千餘兩，盡以與之。然好勇善戰，不顧勝負。常欲削平太原，志未果而及於敗，人皆惜之。罕儒兄延福。延福孫嗣。

從孫 嗣

嗣，乾德初，應募為控鶴卒，從李繼勳討河東。繼勳擇悍勇百人，間道截洛陽砦。嗣出行間請行，手斬五十餘級，賊焚砦宵遁。進薄汾河，賊將楊業扼橋路，嗣與眾轉戰，賊退逾橋。殺業所部兵千計，射中業從騎，獲旗鼓鎧甲甚眾，業退保城。進焚南門，奪羊馬城，矢集於面。賊數千夜來薄砦，繼勳選勇敢五百人接戰，而嗣為冠。及旦，戰數合，多所斬馘。

從太祖征太原，賊來拒，焚洞子。遣殿前楊信領百人援之，嗣預焉，率先陷陣。召見，補御龍直。太平興國初，三遷至天武軍校。太宗再征太原，嗣自陳願率一隊先登，命主城西洞子。車駕巡師，嗣登城，手刃數賊，足貫雙箭，中手炮，折二齒。太宗見之，亟召賜錦袍、銀帶。從征幽州，隸殿前崔翰，斬三十級，補龍猛副指揮使。

五年，契丹侵雄州，據龍灣堤。嗣隸袁繼忠，繼忠令率千兵力戰奪路。內侍有至州閱城壘者，出郛外，敵進圍之，亟出兵接戰，十數合，斬騎卒七百餘。嗣軍夜相失，在古城莊外，三鼓突敵圍，壁于莫州城下，又領百人斧敵望櫓，斬五十級。敵為橋界河，將遁，嗣邀擊之，殺獲甚眾。六年，從崔彥進捍契丹於靜戎北，砦於慎興口。彥進遣嗣率所部度河，與契丹戰，敗之，追奔二十餘里。八年，李繼遷寇邊，嗣從袁繼忠、田欽

祚戍三叉口，為前鋒，斬賊千餘，追之，獲牛羊、鎧甲、弓矢數千計。進至萬井口、狐路谷，餘賊復來請戰。初以雄武千人為後殿，為賊所掩。繼忠命嗣援之，凡數戰，始與雄武合隊，因列陣格鬥，復奪人馬七百餘。欽祚夜還，依山為營，賊亦砦其下。募勁卒五十往襲之，嗣為其帥。抵賊所，刺殺百餘人，焚其砦而還，詔賜錦袍、銀帶。

雍熙三年，從田重進、譚延美率師入遼境，疾戰飛狐口，遼師不利。重進引全師合擊，遼騎引去。進至飛狐城北，遼將大鵬翼率眾復至。重進陣壓東偏，數戰不勝，命嗣出西偏，麾兵薄山崖，以短兵接戰。遼兵敗，投崖而下，手斬百餘級。散卒千餘在野，嗣呵止之，悉斷弦折筈來降，追至河槽，復擊退。餘眾屯土嶺，裨將黃明與戰不勝，將退，嗣謂之曰：「汝且頓兵於此，為我聲援，我當奪此嶺。」遂力戰，追奔五十餘里，抵倉頭而還。又領招收卒千人，克倉頭、小治二砦。黃明與戰，克直谷砦，命嗣屯焉。數日，遼人復致師，重進與戰，奔突往來，大軍頗擾。重進召嗣合戰，悉走之，奪礮具、鎧冑。賊乘夜復圍直谷、石門二砦，重進遣嗣以精兵五百濟之，嗣曰：「敵二萬餘，今援師甚寡，難以解圍。」重進頗憂之。嗣曰：「譚師屯小治，綰兵二千，願間道以往，邀其策應。」中夜，匹馬詣延美，延美曰：「敵勢若此，何可解也？」嗣曰：「請移全軍就平川，植旗立隊，別擇三二百人張白旗於道側。彼見旗幟綿亙遠甚，謂大軍繼至，嗣自以所部五百疾驅往鬥，必克其砦。」延美許焉。一日凡五七戰，遼兵遂引去，咸如嗣所料。

蔚州之降也，重進先命嗣率勇士數十人縋入，見守將，得其實狀。翌日，將受降，而敵反拒大軍所出之路，遂與鬥，殺傷甚眾，屢縋入城，取守將之歸服者。重進之壘，糧運頗乏，嗣遣降卒輦州廩濟之。遼援兵大至，副都指揮使江謙妄言惑眾，嗣即斬之。悉收兵斂輜重還重進砦，與遼人轉戰。時軍校五人，其四悉鬥死，至大嶺，嗣與戰，敗走之。師還，太宗引見便殿，重進言其有勞，補本軍都虞候。

又從李繼隆禦敵于北平砦，將赴蒲城，道遇敵，疾戰，俘獲甚眾。又戰於鸞女祠，繼隆遣步卒二千，伏定州古城，為敵所攻，命嗣援之。至唐河橋，嗣扼橋路出戰，解敵圍數重，與伏兵合，分為三隊，背水為陣。敵將于越率騎百餘隊臨烽臺求戰，嗣整兵與戰，數合，得與繼隆會，又陣於東偏，大敗之。繼隆以聞，詔嘉獎之，遷本軍都指揮使，領澄州刺史。

至道二年，加御前忠佐馬步軍頭、屯定州。遼人入侵，隸范廷召，提偏師捍遼兵於嘉山。廷召徙高陽，命嗣以兵二千為殿。過平敵城，遼眾十餘萬來，嗣屢出戰。及桑贊、

秦翰來援，夜二鼓，敵再至，嗣曰：「彼不利夜戰，我當破其砦，以趣大軍。」即與贊、翰合勢，戒所部望敵炬火多處並力衝之，詰旦，至瀛州。咸平三年，加領本州團練使，出為郎山路都巡檢使，破敵砦于蒲陰，俘獲甚眾。四年，命嗣領萬人斷西山路。會敵遽至，大兵不及進而止。五年，真拜蔡州團練使、趙州部署。逾年，徙滄州。是冬，遼人入侵，命率所部自齊州抵淄、青警備。景德初，又命與劉漢凝、田思明率兵至冀州防邊。俄赴澶州行在所。會遼人請和，復遣還任。歷鄆州、鳳翔、永興部署。車駕幸亳州，留為舊城內同都巡檢使。大中祥符七年，改虢州防禦使、邠甯環慶副部署，卒。嗣起行間，以勞居方面，經百五十餘戰，歿。兄子信、貴，並為左侍禁，貴至內殿崇班。

曹光實

曹光實，雅州百丈人。父疇，為蜀靜南軍使，控扼邛崍，以捍蠻夷。光實少武勇，有膽氣，輕財好施，不事細行，意豁如也。疇卒，光實嗣職，遷永平軍節度管內捕盜游奕使。

乾德中，太祖命王全斌等平蜀。俄而盜賊群起，夷人張忠樂者，嘗群行攻劫，且憾光實殺其徒黨，率眾數千，中夜奄至，環其居，鼓噪並進。光實負其母，揮戈突圍以出，賊眾辟易不敢近，賊殺其族三百餘口。又發塚墓，壞其棺槨。光實詣全斌，具以事白，誓雪冤憤。時蜀中諸郡未下，乃圖雅州地形要害，兼陳用兵攻取之策，請官軍先下之。全斌壯其志，令率兵先導，果克其城，獲忠樂而甘心焉。全斌乃署光實為義軍都指揮使。殘寇猶據沈黎，光實以所部盡平之。遂以光實知黎、雅二州兼都巡檢使，安集勞來，蠻族懷之。

六年秋，全斌遣入貢京師，遂言境內安乂，乞罷義軍歸農。太祖喜，謂左右曰：「此蜀中傑俊也。」詔升殿，勞問久之，以為黎州刺史。開寶三年，改唐州刺史。及平交、廣，群盜未息，以光實為嶺南諸州都巡檢使。既至，捕逐群盜，海隅以寧。太平興國二年，就遷本州團練使。車駕征河東，以光實知威勝軍事，令調軍食。光實入告，願提一旅奮銳先登，帝曰：「資糧事重，亦足宣力也。」河東平，命為汾、遼、石、沁等州都巡檢使。五年，改汝州團練使。大軍北征，與潘美分道出雁門。光實為前鋒，遇敵迎擊，敗之，斬首數千級，優詔嘉獎。

李繼捧之入朝也，以光實為銀、夏、綏、麟、府、豐、宥州都巡檢使。繼捧弟繼遷逃入蕃落，為邊患，光實乘間掩襲至地斤澤，俘斬甚眾，破其族帳，獲繼遷母妻及牛羊

萬計。繼遷僅免，使人紿光實曰：「我數奔北，勢窘不能自存矣，公許我降乎？」因致情款，陳甥舅之禮，期某日降于葭蘆川。光實信之，且欲專其功，不與人謀。及期，繼遷先設伏兵，令十數人近城迎致光實，光實從數百騎往赴之。繼遷前導北行，將至其地，舉手麾鞭而伏兵應之，光實遂遇害，卒，年五十五。帝聞之驚悼，賵賻加等，以其子大理評事克讓為右贊善大夫，克恭為殿直。淳化二年，又錄克己為奉職，後至內殿承制；克廣至閤門祗候。從子克明。

從子 克明

克明，字堯卿。既生，會敵攻百丈縣，父光遠遇害，姆抱克明匿葦蒲中得免。既長，喜兵法，善騎射，從父光實奇之。補為衙內都虞候。光實擊敵于葭蘆州，戰歿。克明時護輜重在後，聞光實死，懼軍亂，秘不發喪。陽令人西來傳光實命還軍銀州，而潛與僕張貴入敵中，獲光實屍以還，葬京師，由是顯名。

初，蜀人留京師者禁不得還鄉里，克明以母老，間道歸。李順反，聞克明將家子，且有名，欲脅以官。克明攜母遁山谷，夜止神祠中，夢有人叱之起，既覺而去，賊果至。及賊陷雅州，克明募眾數萬人以迎王師，遂復名山、火井、夾江等九縣。分兵嘉、眉、邛三州，立七砦以邀賊。復收雅州，斬六十餘人，賊將何承祿等走雲南。蜀平，擢西頭供奉官、黎州兵馬監押。以餘寇未息，權邛州駐泊巡檢。明年，峽路潰卒鄧紹等復起攻雅州，克明又平之。還軍邛州，遇賊王珂，戰于延貢鎮，擊以矛，中左踝。後又設伏山下，以數十騎與賊接戰，克明偽北，而所部失期，伏不發。克明挺身走，賊追急，乃倚大石引弓三發，斃三人，由是獲免。入朝，改內殿崇班，為溫、台等七州都巡檢使。

景德中，蠻寇邕州，改供備庫副使、知邕州。左、右江蠻洞三十六，克明召其酋長，諭以恩信，是歲承天節，相率來集。克明慰拊，出衣服遺之，感泣而去。獨如洪峒恃險不至，克明諭兩江防遏使黃眾盈引兵攻之，斬其首領陸木前，梟於市。

宜州澄海軍校陳進反。時鬱江暴漲，州城摧圮，克明率丁夫伐木為連舫，維之水上，狀如郛郭。又多張旗幟，浮巨筏，陳兵其上，為守禦備。募溪峒兵三千，而黃眾盈亦濟兵千五百，將趣象州。會巡撫使曹利用約克明會兵，行次貴州，遇賊，大敗之，斬首四百餘級。賊平，利用專其功。代還，真宗問南方事，對稱旨，賜一子官，遷供備庫使，江、淮、兩浙都大提舉捉賊。克明使人捕賊，輒出私錢資之，以故人人盡力。視賊中趫勇者，釋縛，使還捕其黨，前後獲千餘人。知江甯府張詠以其事聞，賜錢四十萬，領平

州刺史、知辰州。撫水蠻叛，徙宜、融、桂、昭、柳、象、邕、欽、廉、白十州都巡檢使兼安撫使。既至，蠻酋獻藥一器，曰「溪峒藥」，藥箭中人，以是解之可不死。克明曰：「何以驗之？」曰：「請試以雞犬。」克明曰：「當試以人。」乃取藥箭刺酋股而飲以藥，即死，群蠻慚懼而去。

是年冬，安撫都監王文慶、馬玉出天河砦東，克明與中人楊守珍出環州樟嶺西，磴道危絕，林木深阻，蠻多伏弩以待。玉所向力戰，屢敗蠻軍。是時朝廷意在招附，數詔諭克明，而克明亦憚深入，屢移文止玉。玉至如門團，為蠻所扼，不得進。克明遷延顧望，月餘，乃至撫水州，與知州蒙承貴等約盟而還。

未幾，知桂州兼管勾溪峒公事，始置溪峒司。又奏閱廣南兩路土軍為忠敢軍。州人覆茅為屋，歲多火，克明選北軍教以陶瓦，又激江水入城，以防火災。代還，知滁州，徙鼎州。會交阯李公蘊寇邕州，以文思使復知邕州。既至，遣人入交阯諭以利害，公蘊拜表謝罪。遷西上閤門使，歷知登、舒、邵三州，復徙鼎州，卒。

張暉

張暉，幽州大城人。後唐清泰初，隸控鶴軍，累遷奉國、弩手都頭。晉開運末，與武行德奪契丹甲船于河陰。行德領河陽，以暉為弩手指揮使，復令引兵趣懷州。契丹將遁去，因領州軍。漢祖入汴，暉迎于滎陽，授懷州刺史。乾祐初，郢州刺史慕容業治多不法，以暉為緣漢都巡檢使，領唐州，屯兵至郢州，即代業。還京，改郢州刺史。

周廣順初，劉崇寇晉、絳，召暉為步軍左廂排陣使。師還，改沂州刺史。三年，吏民詣闕舉留，俄改冀州。會詔築李晏口、束鹿、安平、博野、百八橋、武強等城，命暉護其役，踰月而就。從世宗征淮甸，充壕砦都指揮使。既拔楚、泗，即授泗州。未幾，改耀州，俄為西南面橋道使。

宋初，從征澤、潞，為行營壕砦使，先登陷陣。事平，遷華州團練使，在郡頗有治狀。建隆二年，太原未下，詔入覲問計，暉對曰：「澤、潞經李筠之叛，瘡痍未復，軍旅一興，恐人力重困。不若戢兵育民，俟富庶而後為謀。」乃賜襲衣、金帶、鞍勒馬，令還州。朝廷方議伐蜀，遷鳳州團練使兼緣邊巡檢壕砦橋道使。暉盡得山川險易，因密疏陳之，太祖覽之大悅。乾德二年，大軍西下，乃以暉充西川行營先鋒都指揮使。督兵開大散關路，躬撫士卒，且役且戰，人忘其勞。十二月，至青泥嶺，卒。

天禧五年，暉妻年百五歲，家貧，詣闕自陳。詔賜束帛，錄其孫永德為三班借職。

司超

司超，大名元城人。初事邢帥安叔千。漢祖在太原，超往依之，隸帳下為小校。漢祖將渡河，遣超先領勁騎，由晉、絳趨河陽。及入汴，以超為鄆州必敵指揮使。時京東諸州寇盜充斥，以超為宋、宿、亳三州游奕巡檢使。改宿州西固鎮守禦都指揮使，移屯潁州下蔡鎮。屢與淮人戰，有功。周世宗命宰相李穀討淮南，以超為步軍先鋒副都指揮使，又為廬、壽、光、黃等州巡檢使。大敗淮人三千餘眾于盛唐縣，獲棹船四十餘艘，禽其監軍高弼、果毅指揮使許萬以獻。時黃州未下，即命超遙領刺史兼樓櫓戰棹右廂都校。師還，改光州刺史，敗吳軍千餘于麻城北。顯德四年冬，與王審琦攻舒州，敗吳軍三千，先禽刺史施仁望獻於行在。即以超為舒州團練使。

宋初，命副宋偓領舟師巡撫江徼，月餘，特詔升舒州為防禦，以超充使。太祖討李重進，以為前軍步軍都指揮使，及平，遣歸治所。建隆三年春，遷蔡州防禦使。乾德六年，改絳州防禦使，徙晉州兵馬鈐轄。是秋，又副趙贊為邠州行營都部署，進攻河東。及太祖親征，為行營前軍步軍都指揮使，改鄭州防禦使。開寶七年，朝廷將討江左，以超久在淮右，習知江山險易，徙蘄州防禦使，行至淮西，卒，年七十一。天禧元年，錄其孫文睿為三班奉職。

【評論】

論曰：昔許子卒于師，葬之加等。《春秋》書之，所以褒臣節而儆官守也。業、罕儒、光實咸當捍城之寄，臨戎力戰，歿於敵境。雖罕儒恃勇不戒，光實甘賊遷之言，失在輕敵，然其忘軀徇節，誠可嘉也。業本太原驍將，感太宗寵遇，思有以報。常勝之家，千慮一失。然其素得士心。部卒不忍離去，從之以歿，則忠義之風概可見矣。嗣與延昭並克紹勳伐。延昭久居邊閫，總戎訓士，威名方略，聞于敵人，於嗣為優。暉于危時則有陷陣之功，平日則獻息戎之諫。超頻戰以清淮海，其忠誠勇果，率有可尚者焉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